



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

我跟父亲当红军

337433/26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选自“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”一書。收入了“我跟父亲当紅軍”、“‘李大炮’”、“猎枪換鋼枪”、“鋼枪队”、“紅纓枪”等五篇文章。前一篇生动地記述了一个从小热爱革命、追隨革命的紅軍战士的一段经历；后四篇描写了紅軍战士们自制枪炮，手持猎枪、紅纓枪，勇敢机智地打击敌人的英雄事迹。从这些文章里，可以使我們看到紅軍初创时期的装备情况及其斗争生活，以及他們那种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。

我跟父亲当紅軍

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员会編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字數 15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\frac{15}{16}$ 插圖 2

195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數 00001—30,000 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1213

定 价: (2) 0.09 元

目 次

我跟父亲当红军 吳华夺 (1)

“李大炮” 葛仕明 (8)

猎枪换钢枪 徐其海 (13)

钢枪队 傅紹堂 (18)

红缨枪 黃加柱 (25)

我跟父亲当紅軍

吳华夺

一九二八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，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。打那以后，他和父亲經常在一起，背着母亲商量事情。那时我才十二岁，許多話听了似懂非懂，但却感到新鮮有味，什么共产主义，革命，暴动，爭取地主武装，掌握紅枪会等等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已經睡下了，忽然，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。母亲不住地唠唠叨叨說：“你参加那些紅党瞎干，不顧家，也不管孩子啦。”父亲說：“誰說不管，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們。”我爬起来問父亲什么是土豪，他沒好气地說：“快睡你的覺，小孩子打听什么。”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紅枪会。我看紅枪会挺好玩，許多人在一起說說笑笑，热熱鬧鬧，也就莫名其妙的跟着参加了。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，一天到晚东奔西跑，开会唠咕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晚，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（他已三天三夜沒有回家了），这时母亲連忙端上飯来，父亲把飯推到一边，戴上帽子，又向外走去。母亲和我都很奇怪，也不敢問出了什么事，坐在家里等着。一直待到快到二更天，也沒見父亲回来，媽說：“小海，你快去看看，你爸

爸到哪去了。”我跑出門一看，只見很多人扛着梭标拿着刀，向姓吳的地主家里涌去。华高走在前面，很快就把姓吳的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。有人从墙上进到院子里，打开了大門，外面的人端着梭标，举着大刀，一拥而进。不一会，把姓吳的地主拖了出来，拉上了后山。这里人們把底鋪子的恶霸华早、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。人們都在議論紛紛，說：“好，革命成功了，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維埃。”我到处找爸爸，可是到处找不着。于是就大声叫喊。华高跑到我跟前說：“你爸爸一会就来了，走，我們到祠堂去吧。”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。到三更天时，父亲和来合云、朱文煥从大吳家回来了。来合云說：“明天成立苏維埃。”我連忙跟着問：“什么是苏維埃？我們現在是不是共产党？”合云說：“好小子，你想当共产党嗎？老子是共产党，兒子大概不成問題吧！”来合云一把把我抱起来說：“小家伙不简单，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？”我說：“共产党是打地主的。”合云說：“不錯，共产党是为穷人謀福利的。苏維埃是为穷人办事的。”

第二天成立了乡苏維埃政府，土地委员会，妇女委员会，兒童团，少年先鋒队等紅色組織；紅枪会改編为紅色补充軍第二团。华高当了团长，父亲是党代表。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，我也跟着大队人馬去了。

这是我紅軍生活的第一課。我年紀小，个子低，就怕

人家不要我，所以处处尽量装着象个大人样。父亲在前面走，我跟在他后边。我穿着一双象唱曲打板似的不跟脚的鞋。一路上，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，走着走着就被拉下了，于是我又踢踢蹦蹦地跑了一阵才跟上。父亲只要听到这踢踢的声音，就准知道我掉队了，习惯地回头看看我，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。开始还可以，以后越走越吃力，父亲终于开口说：“你快给我回去吧，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。”我鼓鼓嘴，就是不回去。他说：“你非给我回去不行！”他脸色沉下来。我一看，胳膊撑不过大腿，就离开队伍，嘟嘟囔囔地往回走。走不多远，趁他不注意，又鑽到队伍里。过了一会，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，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，而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。我干生气也没办法，蹲在路旁，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从我前面过去，真急死人了。幸亏有人叫 he 到前面有事，我才又趁机鑽进了队伍，跟着大伙一块行军。

这时大雪飘飘，风也呼呼地吹得挺紧，人们都耸着肩缩着头。约摸快到中午，父亲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，又发现了我。他还是赶我回家。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。他看没法，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。我嘴里说不冷，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象刀子割，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。这时，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：“你到前面去吧，我来招呼他。”父亲瞅了我两眼，就到前面去了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，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，准备对

龙盘寨、李山寨进行包围。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，天刚拂晓，民团还在睡大觉，打了几枪，他们就吓跑了。我们团部就决定设在这里。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。华官和文謀叔叔忙着杀猪作饭，我要帮忙烧水，就到柴堆上去拉柴火，一拉发现了一根皮带。这是什么皮带呢？我顺手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支汉阳造步枪。我真高兴极啦。中午，华官、文謀給部队送饭时，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，我也跟去了。到了那里，华高团长看了枪，笑着对我父亲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团有支钢枪了。”父亲要我回团部去，把枪給他留下，我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我不服从命令，要揍我，我才吓走了。

一九二九年的春天，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住下，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对苏区扰乱。这时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支步枪，上级又发来两支辮把枪，是給团长和党代表的。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，不知道有顶膛火，一拨弄，啪的一声，把老百姓的一条老黄牛打死了。我吓得要死，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。司务长是个老成人，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，他看我吓得那个样，又好笑又好气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小鬼呀，光給我找麻烦，你知道，赔老百姓一条牛要十四块钢洋。”说着就找老乡去了。过了不大一会，父亲回来了，一听此事，可发了大火，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，又把我关起

来，不給我飯吃，非要我回家不行。虽然我脸上火辣辣的，但我却不哭。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，从来不喜欢看哭涕抹泪的人。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：这一下糟透了，如果他真派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？正想着，华高团长来了，他训了我几句，叫我以后千万听话，就把我放了出来。这下我可高兴啦！急忙又去烧水了，誰知一鍋水沒烧开，父亲又来找我了。他气呼呼地說：“三番五次地說你年岁太小，跟着尽捣蛋，要你等二年再来；你就是不听……。”我只好向他苦苦哀求說：“去年都跟上了，今年还不行嗎？你枪内上了頂膛火，我以为是空枪才弄响的，今后我好好干，听你的話，还不行嗎？”刚說到这里，华高带着許多人拥进来，一齐要我唱歌。我估計这可能是替我解围的，看了父亲两眼，就站起来唱：

正月是新年，家中断米面，

衣衫破了沒衣換；

——哪嚟哟，衣衫破了沒衣換。

富人穿的好，魚肉吃不了，

珍肴美味白炭火烤；

——哪嚟哟，珍肴美味白炭火烤。

我越唱越带劲，一面唱一面就表演起来。一气唱完了十二月，累得我滿头汗，呼呼直喘。大伙哈哈直笑，我看到父亲也扭过脸去偷偷地笑了。最后，他轉过身来，又板起面孔对我說：“从明天起，每天除了工作外，要学习两

个字，再胡搗蛋，非叫你滾回家去不可。”我伸了伸舌头，連聲說好。

半个月以后，部队改編，我們編为紅十師。華高他們都到二十八团去了，父亲在軍部休息。因为我年齡小，就叫我到少先隊去当小兵，也沒有枪。三、四十个小鬼在一起，除了行軍，就学文化，上政治課。什么是階級，穷人为什窮，富人为什么富……，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，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，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意志。

一个多星期以后，父亲和米选剛同志一道来找我，他告訴我上級要他回后方，到光县东区去工作，要我同他一道回去。我說：“你回你的，我是不回去。”父亲說回去送我上学念書。我說：“不，这里人多熱鬧，我們每天也都在学习，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紅軍这个大学校。”他看我很坚决，也就不再劝我，但是要我每个月給他写一封信。我說：“爸爸你回去，我会好好干，放心吧。”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，拿出刚买的一双布鞋，亲手給我穿上，摸着我的头，又看了看我的脸，說：“以后千万要听同志們的話。”我咽了一声，不知怎么就哭起来了。他的眼中也充滿了泪水，但是沒掉下来。他轉身向我們上級交代了几句話，就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沒有看見爱护我和严厉管教我的最敬爱的父亲。

一九三二年，我在河口战斗負伤，在罗山休养的时候，听说父亲随四方面軍主力西征了。一九三五年，我随

紅軍长征到宁夏花馬池与紅四方面軍会师后，就到处去打聽父亲的去向。后来見到了熊起松、吳华江两同志，他們才告訴我，父亲在四川牺牲了。

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慟，就偷偷地跑到村外，坐在一棵大树下放声大哭起来。从父亲的牺牲又联想到母亲及全家的杳无音信，越哭越伤心。

突然，我覺得有人站在我旁边，回头一看，是党的支部書記文明地同志。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，他却把我按住，随后他就坐在我的身旁，用手撫摸着我的头，劝慰我一番，然后告訴我：“不要哭了，我們手中有枪，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討还血債！”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說：“回去吧，同志們都在等着你。”黑暗里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备至的同志，走回部队。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，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！父亲倒下了，党把我撫育长大成人了。

几天以后，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，踏上了征途，沿着老共产党员、我的父亲沒走完的道路，前进！

“李大炮”

葛仕明

一九二八年紅軍到了我的家乡——河南商城县。他們常常向群众講解革命道理，告訴农民們：要想活下去，光喊冤是不行的，必須进行武装斗争。漸漸地，农民們相信了，大家都想起来鬧革命。

一九二九年初，我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。我和王其民都是理发匠，我倆的师傅刘义三是城里地主方大新的佃戶。我們把紅軍的标語放在袜筒里，假借帮师傅給地主送租子的机会，把标語貼在白軍团部門口和街道上。那些“打倒蔣介石！”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的大幅标語，吸住了城內成千上万人的眼睛。

敌军头子李鴻昌发慌了，就把許多老百姓拉去守城，一个城墙垛子蹲一个人，一个敌兵監視十个老百姓。我們混在老百姓中，看見敌兵身上背的枪都是烏油油的，心里老在想，能馬上搞到手多好呀！可是怎样才能搞到手呢？动武的如果搞不好，就会打草惊蛇，以后难办。于是我們决定耐住性子，慢慢来。一連干了五六天，我們和一个又瘦又矮的敌兵漸漸地混熟了，就利用拉呱向他进攻。

我問他：“你們下操时为什么还挨打？”

他沒有回答，但是顯出愁眉苦臉的樣子。

我看到他被問住了，又緊緊地追問他：“打人的是些什麼人？”

“是教官！”他答應了，眉毛緊鎖，傷心地叨咕着，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”過了一會我們又問：“你是抽壯丁來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是拉夫來的。”

“那你家裡的庄稼丟給誰呢？”……

我們談得正熱乎，忽然敵軍官來查崗了，我們就趕快回到各人的位置上去。

沒過兩天，那個敵兵又來看崗了。這次他主動來找我們攀談。我們知道時機已成熟，也就直截了當地問他：

“你是個窮人，被拉來保護老財們，离家那麼遠，還不回傢種田，在此挨打受罵幹什麼？”

“我們也是沒辦法啊！想跑也沒有盤川錢，搞的不好還要被拉回來。”他吐出了“我們”二字，顯然想走的不是他一個人。於是我們也就跟着說：“你們如果真的要回家，辦法有的是，你們只要把槍帶着，跑出去賣給我們看家，防土匪，我們給你买个雜貨挑子，邊賣邊回家。你們看這辦法怎麼樣？”

他的臉上頓時浮現出愉快的神色。但不一會，忽然又烏一塊，白一塊，肌肉漲得緊綑綑的。顯然，他又害怕起來了。我們馬上又給他打了氣，並且給了他一吊銅錢，

告訴他城外接头的地方。

当天黄昏时分，那个兵带了两个人和全副武装，溜出了西门。我們紧跟在后面，到了离城不远的苏維埃区政府里。我們給他們买了貨物，他們給了我們枪和子弹。

枪搞到手了，我們几个人心里快活的开了花。跑到山区一宣传，就有三四十个农民带着土枪、矛子和我們組成了紅軍游击队。

游击队的活动，越来越活跃了。地主、土豪劣紳們家家买枪，来对付我們。我們暗暗欢喜：“讓他們买吧！保险叫他們一支不少全部給我們办移交。”

离城二十多里，有个刘家圩子，几个伪保长和地主糾集了几十条枪在这里；切断了我們与其他苏区的聯絡，使我們的活动受了很大箝制。五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們决定去打刘家圩子。

我們刚一到，敌人就发觉了，拚命向我們开枪。由于圩墙坚固高大，推又推不倒，爬又爬不上，打到半夜只好暂时撤退。退到山里，天已經快亮了。

虽然很疲倦，但沒有一个人能睡着觉。于是，我們就开了个如何打掉刘家圩子的討論会。討論中，大家都覺得沒炮是很难打开的，但是又从哪里搞到炮呢？木匠出身的李同志，突然站起来說：“有办法，我們自己来制土大炮。”他激动地举起两个握紧的鉄拳，象放炮似的粗喉嚨，打破了会場的沉寂。有的同志失望地說：“別开玩笑

了，咱們拿啥來制大炮？”

“砍棵大樹就行了。”李木匠信心十足地說。

“那怎麼行？”

“怎麼不行？我們把樹身鋸開，中間挖空再合起來當炮筒，屁股後面錐個眼，安上火信子，保險能夠當炮用。”

“那一打不就炸開了嗎？”

“外面再用鐵箍多箍它几道，保險能行。”

大家將信將疑地贊成試一試。

會後，李木匠在附近找到几个木匠和鐵匠，砍倒了一棵兩抱粗的大柳樹。鋸呀，挖呀，打眼呀，打鐵箍呀，忙個不停，活象一個小工廠。到了第二天上午，大炮就制成了。我們把買來的槍藥裝進去三斗多，又加上許多秤錘、耙齒、鐵片等。外面用紅布裹着，打扮得活象一門新出廠的鋼炮。

當天晚上，天下着蒙蒙小雨，我們全隊背着槍、抬着炮，雄赳赳氣昂昂地向劉家圩子進發。把圩子緊緊地包圍起來，安好大炮，我們就向里面喊：

“前天晚上饒了你們，今晚上你們再不投降，我們就開炮了。趕快開門，窮人不打窮人，老財投降不殺。”

“別吹牛，你們哪來的大炮？我們要是怕你們，就不是人養的。”“你們竟敢造反，當心捉住了要殺你們的頭。還是趁早把槍帶進來，幫我們保家，一個月給你們几个錢。”敵人象鬼捏着喉嚨似的尖叫着。

我們一听到这话，火到头顶。大队长马上命令：“开炮！”只听轟隆一声，把圩墙打歪了。这家伙威力真不小，发出的火光，照红了半边天。敌人一听炮响就慌乱起来了，只顾拼命地向外打枪；接着又是轟隆一声，第二炮又响了。同志们一看圩墙已经连根掀倒了，跳起来喊着“缴枪不杀！”从缺口冲了进去。敌人吓得胆战心惊，一个个举起双手，跪在地上叫喊饶命。四个伪保长和六个大地主，也被我们从床底下鸡笼里拖了出来。我们带着缴获的十支步枪、三十支土枪和五门土炮，押着俘虏胜利而归。

在庆祝这次胜利的时候，大家都夸奖起李木匠。从此，人人都尊敬地称他“李大炮”。我们红军游击队也从此更威声振地，名扬四方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小游击队就扩大到七八十人，不久便正式编入了红军第四军。

现在每当我看见自己的大炮，还会想起我们的“李大炮”同志。

猎枪换钢枪

徐其海

我家世代代受穷，祖父留给我父亲的只有一个石匠锤子和一把两三寸长的鑽子。父亲常叹气地说：“你曾祖父作石匠就用这套锤子和鑽子，也不知道用了几辈子了！”为了全家活下去，父亲天不亮就去给财主家打石头凿墓碑。即使这样勤劳，家里也经常没米下锅。每当我向妈妈叫饿了的时候，妈妈就涌出了眼泪，抱着我，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好孩子睡吧，睡着就不想东西吃啦！”

我从小就常跟叔叔上山里去打猎，到了一九二七年，我十六岁的时候，就学了一手好枪法，常常一个人到山里去打野猪、野兔。冬天父亲在商城县里作了一个多月工，回来对我说：“绍林，你去念古书吧，村里杨先生和赵先生从城里回来办冬学了，古书、洋书都能教！”这两个先生一个叫杨六，一个叫赵青云，离我家三里多地。他俩时常从我家门口过，跟我父亲非常好，有时在我家吃饭，吃完饭还给五个铜板。

这时候，革命的风暴激荡着山区人民的心，农民们暗地传说着革命的消息。有的说：“湖南出了个毛委员，领导农民打倒了财主，农民当了权！”有的说：“鄂北打富济

貧的革命軍就要打過來啦！”有一天，教冬學的楊六先生教給我們一個山歌，“大別山，霧漫漫，窮苦農民受飢寒。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殺劣紳，掌政權，工农大眾要共產！”我們經常地把這歌唱給人聽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唱歌，財主楊老五挺着個大肚子，拄根文明棍，搖搖晃晃地走來，笑着向我說：“喂！紹林，你知道這山歌是誰教的？”我說：“不知道，村里都這麼唱，我也跟着唱。”楊老五臉一沉，顯出一臉橫肉喊道：“你們要造反嗎？以後不准唱！什麼毛委員，革命軍，都是騙你們的。”

第二天，民團到村里來了，聲言要抓煽動造反的人。

深夜，楊六先生和我父親幾個人，坐在油燈下不知商量着什麼，我一進去，他們立刻不說了。父親還趕忙合上手中的小冊子，叫我快睡去。楊六先生卻一把拉住我，要我坐下，並對我父親說：“紹林是個好獵手，胆子也大，讓他也參加是一份力量呀！”停了一會楊六先生又小聲說道：“我們要和中央蘇區一樣，先把農民組織起來，搞掉財主和民團。現在應當分別串通各村貧苦農民，叫大家齊心合力行動起來。”我聽說要搞掉財主和民團，特別高興，插嘴說道：“楊先生讓我也參加吧，我的獵槍打的可准啦，別說是財主就是豺狼我也不怕！”我父親眼一瞪，說：“嚷什麼，小心外面聽見！”

臘月二十三日，老習慣是過小年。地主家大大小小